

續傳燈錄卷第九

心

合九

福嚴保宗禪師

大陽如漢禪師

已上二人
見錄

勝業智增禪師

保寧承泰禪師

見錄

大光玉圓禪師

石霜皓誼禪師

見錄

與國慧秀禪師

圓通文溥禪師

見錄

浮山遠禪師法嗣

一十九人

淨因道臻禪師

興化仁岳禪師

見錄

玉泉謂芳禪師

空林慧琛禪師

見錄

本覺若珠禪師

華嚴普孜禪師

見錄

清隱惟湜禪師

衡嶽奉能禪師

見錄

歸宗普安禪師

白馬景雲禪師

見錄

甘露慶餘禪師

歸宗鳴玄禪師

見錄

浮山洪璉禪師

甘露法眼禪師

見錄

大鑑下第十二世
大愚芝禪師法嗣

已上三人
見錄

一十三人

雲峯文悅禪師

瑞光月禪師

洞山子圓禪師

開福守義禪師

已上六人
見錄

舍九

興陽榕舟禪師

興陽啓珊禪師

大禹簡南禪師

法輪聰禪師

雲頂繼蘭禪師

承天應禪師

龍王師進禪師

承天守勤禪師

圭峯光應禪師

已上六人
見錄

石霜永禪師法嗣

八人

見錄

西禪繼圖禪師

東禪仁照禪師

太平賢禪師

萬松浩脩禪師

溪山曉雲禪師

已上二人

寶應昭禪師法嗣二人

琅邪方銳禪師

見錄

石門進禪師法嗣一人

興陽希隱禪師

見錄

瑞巖智才禪師

見錄

金山賴禪師法嗣二十人

廣教繼真禪師

普慈崇珎禪師

瑞竹仲和禪師

金山懷賢禪師

石佛顯忠禪師

淨住居說禪師

西余拱辰禪師

般若善端禪師

節使李端恩居士

已上九人
見錄

承天了素禪師

見錄

上方希元禪師

見錄

法性紹明禪師

見錄

五峯伸熙禪師

見錄

瑞竹惟悟禪師

見錄

洞庭月禪師法嗣三人

見錄

因勝如道禪師

已上土人無錄

萬福亮禪師

見錄

承天世珎禪師

已上大無錄

仗錫已禪師法嗣二人

見錄

黃巖保軒禪師

已上一見錄

靈岩志禪師

已上一見錄

龍華岳禪師法嗣二人

西余淨端禪師見錄一人

翠岩顯儔禪師無錄

法華舉禪師法嗣六人

永慶文禪師

海會文禪師

興化規禪師

龍潭顥禪師

覺華康禪師

海會海禪師已上六人無錄

天聖泰禪師法嗣六人

常熟稟珍禪師

西余寶實禪師

常熟今然禪師

福歲慶成禪師

太州知文和尚已上六人無錄

中禪顯玉禪師

太子院一禪師法嗣一人

太子同廣禪師無錄

大愚芝禪師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而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

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荳蕕若喚作一莖蕕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

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

輪先轉後生趁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

飢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

移翠巖師納蔬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

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

率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湖人工以煩汝師

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箱忽數

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屐走搭伽

黎上寢堂巖迎咲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聲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即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噏一聲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每手過牕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箕掃帚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皮裹骨問

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曰須彌山間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柴場荻草上堂語不離窠道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誘如來正法輪上堂過去翻佛已滅未來詣佛

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巖放行則隨幾利物把住則毛解冰消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良久曰咄這野狐精擊掉牀下座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刺腦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突交直饒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

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為佛事香
積世界以香飯為佛事翠巖這裏祇於出入
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
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
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
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上堂有情
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
體祇為情生智陽想變體珠達本情忘知心
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
燈籠鬪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拆上堂竿木隨
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一手不獨拍衆中莫
有作家禪客本分衲僧出來共相唱和有麼

吹別調中便下座上堂天明平旦萬事成辦
北俱盧洲長粳米飯下座上堂有佛處不得
住無佛處急走過你等諸人橫擔拄杖向其
麼處行脚良久曰東勝身洲持鉢西瞿耶尼
喫飯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
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烏龜鑽破壁
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音香味觸常三昧衲
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
睡忽然須彌山跨跳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
你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參堂去上堂
一刀兩段未稱宗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

巖到這裏口似匾擔你等諸人作麼商量
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誇如來正法輪
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即山河大地並無過咎
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歛著一粒米未
曾掛著一縷絲便能變天地作黃金攬長河
為酥酪然雖如是著衣喫飯即不無衲僧門

合九

五

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昔賢行文殊智
補陀巖上清風起瞎驢趁隊過新羅吉猿舌
頭三千里上堂拈起拄杖曰掌鉢孟向香積
世界為甚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上
為甚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
無纖芥可留猶是交爭底法作麼生是不交

爭底法卓拄杖下座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
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麼
生道良久曰堪嗟放下鍾離昧_精以拂子擊
禪林下座上堂教中道種種取捨皆是輪回
未出輪回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
免輪回無有是處你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麼
生辨圓覺良久曰荷葉圓圓似鏡芙蓉角尖
尖尖似錐以拂擊禪林上堂古人道山河石
壁不礙眼光師曰作麼生是眼拈拄杖打禪
床一下曰須彌山百雜碎即不問你且道娑
竭羅龍王年多少俗士問如何是佛師曰著
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

胃去也。師曰：醉後添杯不如無。小參舉百丈
歲夜示衆曰：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
知入衆。參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麼
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過人心
澹泊看却今時。叢林更是不得所在之處或
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祇以飯食豐濃寮舍

穩便為旺化中間孜孜為道者無一人設有
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即總道我
會各各自謂握靈蛇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撲
撲鞭逼将来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
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
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別人

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紫不擗一束十指不
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柰三塗
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鍊纏身不受信
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
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攬長河為酥
酪供養上座未為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
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犁拽耙償他始得不
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
合九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
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繙田無一簣之功鍊
圓附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珍重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

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瑞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拋下坐具
師曰一釣便上僧提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
僧曰自古無生曲須是遇知音師曰波斯入
唐土僧大笑歸衆
石霜求禪師法嗣

踪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願鑒落二落
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
馬過江更推賓主交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
象外且非捉兔之鷹混迹塵中未是駁猪之
狗何異跳坑墮塗正是避溺投罟如斯之解
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
足全垂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欄授去殃及
兒孫玉偈傳來挂人唇吻風幡悟性未離色
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
纖毫蘆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喝不
辭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未南山鼇鼻謾指

俗子尚自覩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
下無血喝一喝

合九
七
郢州大陽如漢禪師僧問如何是敲磕底句
師曰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
啓也師曰師子皎人迺曰聞聲悟道失却觀
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巴鼻一出一開

半合泥牛昨夜遊湘海直至如今不見回咄

浮山遠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淨照道臻禪師福州古田戴氏子也父夢偉然黃冠裳者導從至舍母遂妍又夢天樂黃幡梵唄引厖眉碧眼一僧至即誕師幼不茹葷十四歲投上生院出家持頭陀行十九為大僧閱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即持一盃走江淮所叅知識甚多而得旨於浮山江州承天虛席欲致師非師所欲乃遊丹陽窩止因聖寺一日行江上顧舟嘿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照禪師京城創諸禪刹聞相國寺為慧林智

師因曰吾偶欲遊京師遂載之而北謁淨因大覺璉禪師璉使首衆於坐下及璉歸吳衆請以師嗣焉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覺照師號京師都會好惡萬端貴人達官盈門而師一目之萬口一辭咸以為本色道人莫不加敬積數年元豐三年春慈聖光獻上僊神宗詔至慶壽宮說法僧問慈聖僊游史歸何所師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大悅詔設高廣坐恣人間答左右上下得未曾有嘵聲動宮殿賜與甚厚又語執政道臻素有德行可擇一美號進呈乃賜號淨照禪師京城創諸禪刹聞相國寺為慧林智

海二禪寺其命主僧必使師擇之宿老皆從
風而靡高麗使三僧來就學師隨根開導皆
契宗旨師為人渠渠靜退似不能言性慈祥
純謹奉身至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無所嗜
好嘗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興可掃墨竹謂人
曰吾使遊人見之心自清涼此君蓋替我說

合九

法也所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頽然不
出戶三十年如一日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
忽語門弟子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
浴更衣說偈已跏趺而化閱世八十坐六十
一夏黃魯直嘗題其像曰老虎無齒卧龍不
吟千林月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腮嫁

與春風不用媒老婆三少年日也解東塗
西抹來可想見其高致也師初出世僧問師
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錢使錢無錢
守貧僧云月華嫡子臨濟兒孫師曰放你三
十棒問如何是淨因境師曰法廣殿碑仁宗
親寫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六代祖師天
下聞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萬家烟火外一
枕水雲間問如何是佛師曰朝粧香暮換火
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河南犬吠河北
驢鳴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拄杖橫擔
不到肩僧云謝師答話師曰錯認空盈星乃
曰一問一答無有盡時古人喚作無盡藏海

亦呼為方便門於衲僧面前遠矣何故權柄
在手縱奪自由坐斷毘盧壁立千仞善財樓
閣孰肯閑游華藏琅函豈能看取丈夫猛利
本合如然過後思量成第二月除茲投機徇
器詰止宿草菴就下平高曲成萬物周流無滯
觸處皆通苟不盡毫毛自取其咎如斯談說

卷九

九

佛法大意師曰臨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
曰三回喫棒來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曲
錄禪林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拄杖子問一
大藏教盡是^{詔離}名言如何指示師曰癩
馬指枯柳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駝好喫鹽曰
畢竟如何師曰鍊鞭指處馬空嘶

唉殺衲僧且道誰是解唉者良久曰看取便
下座又示衆拈拄杖曰柳栗木杖子善能談
佛祖韻人既得聞啞人亦解語指白石為玉
點黃金為土便恁麼會去他家未相許不相
許莫莽齒南街打鼓北街舞卓一下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泉南人也僧問如何是

荊門軍玉泉謂芳禪師蜀人僧問後上諸聖
以何法示人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
曰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
宿州定林惠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祇
在目前僧曰為甚麼不見師曰瞎

秀州本覺若珠禪師福州卓氏子僧問如何

是道師舉起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上堂說佛說祖埋沒宗乘舉古談今淹留衲子撥開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風不勞拈出無星秤子如何辯得斤兩若也辯得須彌紙重半銖若辯不得拗折秤衡向日本國與諸人相見

東京華嚴普孜禪師建州建陽謝氏子也幼習儒業舉進士有聲後看佛經至識自心源夙根啓發遂投太平興國西律院僧可崇出家得度具戒遊方參道誼龍舒浮山圓鑑禪師法席入室扣請心融神會舒人請居甘露太平二刹道譽大播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

曰客路如天遠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僕門似海深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賓中天子勅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塞外將軍令師曰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死主中辨主歛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

合九

+

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溪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與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却歸去師後退居淨因德望頗重元豐五年都人請居華嚴益振宗風京城內外翕然歸向八年四月十日詔入禁中說法既歸無疾進止如常十四日忽鳴

鼓陞坐辭衆而逝師為人清秀傑出唱臨濟
下三玄九帶造曹洞五位十玄皆妙得其家
風要旨學既該博故湊泊者望其津涯而已
師初得法時年尚少久為浮山侍者時青華
嚴已有省發矣而浮山知其未徹令師澈之
師奉教方便啓發青遂契證後續洞下宗語

在青傳

南康軍清隱院惟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斜街曲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
窮
潭州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
雲收法令若行千峯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寶應昭禪師法嗣

滁州琅琊方銳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
而物物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
所以藥剉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
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這裏方許你

天大海波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
當年不能退已讓人遂使春糠苔志斷辟酌
心何似衡嶽這裏山禽粟米飯一桶沒益羹
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
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
聲飲氣目連鶯子且不能為為甚如此諦觀

合九

士

寒

進步娘邪與你別作箇相見還有麼若無不可壓良為賤

郢州興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羅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麼則樵夫出林丘處處訶春色師曰是人道得上堂了見

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裏塔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杪要會麼手執夜明荷葉箇知天曉參

石門進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好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隨曰

參

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三句蒙師拈如何辨古今師曰向後不得錯舉上堂天平等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載日月平等故四時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二人心平等故高低無諱拈拄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拄杖子晝夜為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保諸人行脚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嗟曰向下文長

金山頽禪師法嗣

宣州廣教文鑑繼真禪師初參達觀遂問曰某甲自講說外究尋諸佛所說廣大如何得

見邊際去觀云尋常憑何講說師曰依教解義觀云依教解義三世佛冤師曰離教一字如同魔說觀云不問子教義解說者何人

師曰但見動靜語言不可觀其形相觀云祇此無形相便是廣大若悟此心便見邊際師自此有省住廣教上堂曰夫欲為宗師須了明

合九

十二

暗句半夜裏貼眼渾成空路布多事釋迦文

生時強四顧點眉獨稱尊又周行七步明復阿誰知暗使何人悟自後百年屈指河沙數一盲引衆盲盲相扶舉他日見閻老努目空相覩是時休叫道鑊湯無冷處休空腹高心但高盤轉筋寄語後世人莫被徐六悞

潤州普慈院崇珍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師曰出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入門便見珍長老

太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座披衣人盡委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水是水曰更有事也無師曰休問水成冰曰弄潮須是弄

潮人師曰這僧從湖中來

潤州金山懷賢圓通禪師僧問師揚宗言得法何人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溪崖畔祖燈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越州石佛寺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不

動尊師曰熱鑿上湖禪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添香換水點燈掃地曰如何是毗盧

師法身主師曰繫馬柱曰有甚麼交涉合九師曰縛殺這漢問會殺佛祖底始是作家如何是殺佛祖底三劍師曰不斬死漢曰如何是和尚劍師曰令不重行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

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兔子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合九師曰無間斷曰如何是色空師曰五彩屏風上堂咄咄海底魚龍盡枯竭三脚蝦蟆飛上天脫殼烏龜火中活上堂點時不到皂白未分到時不點和泥合水露柱跨跳入燈籠裏即且從他汝眉毛因甚麼却拖

在腳跟下直饒於此明得也是猢猻戴席帽於此未明何異曲蟮穿靴然雖如此嗟我者多晒我者少

杭州淨住院居說真淨禪師參達觀遂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頑師決疑觀曰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綱提綱

正綱了禪見經師曰為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安吉州西余山拱辰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

中著翁玄沙惑指體上遭迹不如且恁麼過
時自然身心安樂上堂理因事有心逐境生
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
曰且莫剜肉成瘡師有祖源通要三十卷行
于世

蘇州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
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
空中立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石女簪
花火裏眠曰大眾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闌入
海

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觀一日視
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柰無箇所入何公
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
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
尋無手搔水月堪嗟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
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
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
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
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紙如人死後心歸何
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
觀曰生從何來公固措觀起摵其胷曰紙在
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

歷生會公曰紙知貪程不覺蹊路觀拓開曰
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
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汙水隱
隱陝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洞庭月禪師法嗣

蘓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

師曰大眾總見汝恁麼問曰莫紙這便是也
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仗錫已禪師法嗣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歇無言略憑施
設時如何師曰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龍華嶽禪師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丘
氏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
遂旋里合絲為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
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盛播
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還翻不托七
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
合九十五卷

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
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頤笑
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上堂二
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
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
意禪家流紙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

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亭衆請上堂靈
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
筋斗便下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
曰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
恁麼差異畜生

續傳燈錄卷第九

合九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